



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

SHANDONG GEMING
DOUZHENG HUIYILU CONGSHU

历下火种
光岳春秋
微湖情
淄流滔滔
徂徕烽火
忆沂蒙
潍河怒涛
胶东风云录
战斗在渤海平原上
鲁北烽火
烽火鲁西南

潍河怒涛

本书编写组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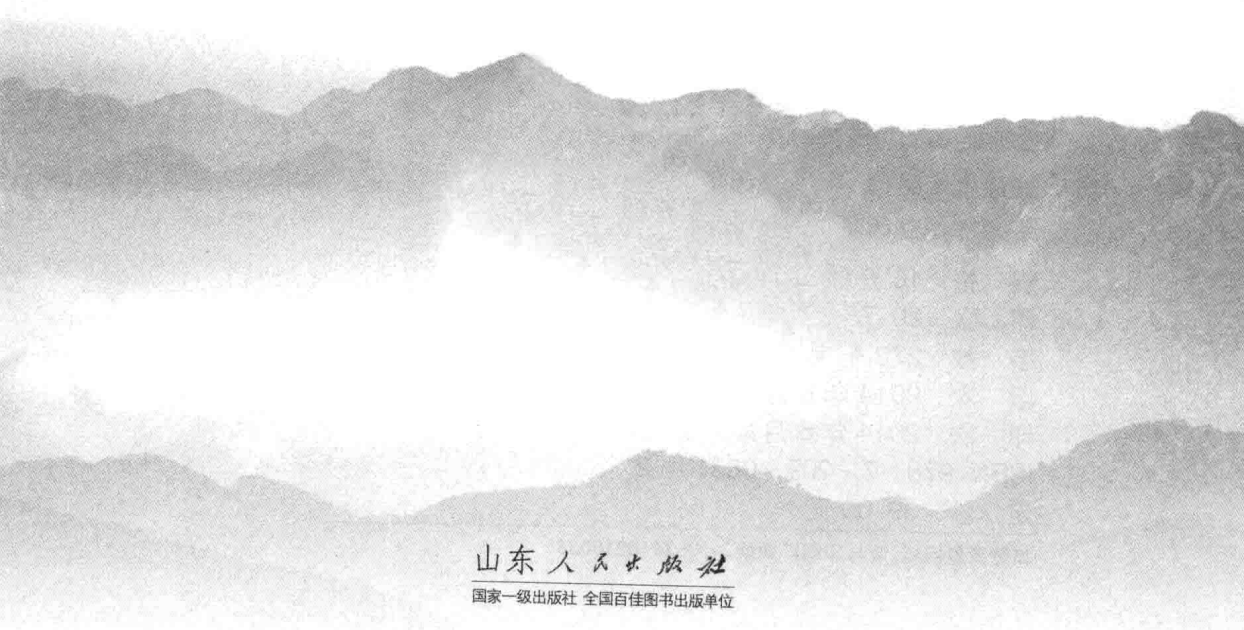


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

SHANDONG GEMING
DOUZHENG HUIYILU CONGSHU

潍河怒涛

本书编写组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潍河怒涛/《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编委会编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6
(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
ISBN 978-7-209-08310-2

I. ①潍… II. ①山… III. ①革命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7009 号

责任编辑:王 路 孙 姣

潍河怒涛

本书编写组 编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70mm×240mm)

印 张 20.75

字 数 27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8310-2

定 价 3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0634)6216033

再版说明

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始，山东省就有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出现过像王尽美、邓恩铭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我省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省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为了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这套丛书，按山东省当时的十三个行政区划进行编选，各自成册，主要反映本地区的革命斗争史实。

这套丛书，在大量搜集宝贵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着重选编在山东省有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及某方面有代表性的事件，不可能包括山东革命斗争历史的全部，许多事件甚至某些有相当影响的事件，可能仍有遗漏。此外，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环境复杂，年代久远，资料散失，以及有关同志记忆不精确，因而在事实的准确性上不无问题。这方面，尽管本书编写组当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核实工作，但有个别问题仍难完全廓清，某些不同的看法仍难完全统一。对此，编者一般都尊重了原作者各自的意见。

这套丛书不但对于了解、研究山东省革命斗争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人们在阅读《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的过程中，倾听家乡历史的回声，走进齐鲁峥嵘的岁月，感受先辈奋斗的艰



辛，体味今天幸福的可贵，必将有所感动和启发、有所感想和珍惜、有所砥砺和奋起。此为我们再版、重印这套丛书的意义所在。

编 者

2014 年 1 月 30 日

目录

CONTENTS

怀念我们的父亲王尽美	王乃征 王乃恩 (王 杰)	001
庄龙甲和党在潍县的早期活动	庄克仁 庄立安	008
和谦初一起在济南	张文秋	022
一位使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		
——忆张英同志	王景瑞	031
忆志英	张育民	038
黑暗中的星火	陈凤九	053
“猪毛妮”斗垮了“洋掌柜”	于芝荣	061
牛头镇起义	张文通 王文轩 陈纪明 李 杰	068
鲁东烽火	赵修德	077
五井激战	钱 钧	096
涓涓之水，汇成江河		
——平度第一支游击队的发动	罗竹风	104
“抗战堡垒”长秋村	冯毅之	110
在抗日洪流中	乔天华	120
《抗战简报》创办前后	陈庆泉	128
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	罗竹风	135
从山东“鲁艺”到“宣传大队”	王绍洛	141
大泽山下巧摆石雷阵	高禄云	150
一挺重机枪	马法冉	156



抗战时期的大泽山妇女	陈波浪	161
坚持战斗在“四边县”	王乐三	167
严惩叛徒吴吉亭	刘 敏	176
刀插敌后	孙培乾	183
保卫“渤海走廊”	罗 平 陈玉章	191
虎穴攻心斗伪顽	张悲侠	204
陡峨枪	王 西	213
解放田柳庄	李好武	220
荡不平的刘家庄	祝剑锋	227
潍县之战	仲曦东	235
指挥若定 无坚不摧	金 冶	250
把胜利红旗插上潍县城头	彭 辉 陶 庸 马晴波	260
永不泯灭的记忆		
——忆潍县战役前夕的潍北人民	许剑波	271
在潍城做地下工作的日子里	张永正	278
同甘共苦 亲密无间	杜大公	290
平度城歼灭战	王景昆	296
陈毅担架连	马泮祥	308
钢铁联防	孙明光	318

怀念我们的父亲王尽美

王乃征 王乃恩（王 杰）

中国人民的革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我们今天的胜利，是和老一辈革命者，前仆后继，艰苦创业的英雄事迹紧紧连在一起的。因此，在新的长征路上，后来人常常缅怀先烈们的革命精神，以学习楷模，激励斗志，让革命的红旗，世世代代传下去。我们正是以这种心情来回忆我们敬爱的父亲王尽美烈士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六年了。他那和蔼可亲的声容笑貌，不断浮现在我们面前；他那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高贵品质，时刻都在激励着我们前进。父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都很小，四年之后，母亲也忧伤病故了。贫困与死亡，吞噬着我们这一家，日子是在苦水里泡过来的。听奶奶讲，我们的老爷爷老奶奶是从外地逃荒要饭来到北杏村（现诸城县枳沟公社）的，以后给地主“见山堂”当了佃户，从此过着备受剥削的佃农生活。父亲出生前四个月，爷爷就病故了，全家只剩下了老奶奶和奶奶。一八九八年六月十四日父亲来到人世间，正遇大荒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又增加了一口人，生活更加困苦了。对于一个几代单传的家庭来说，父亲的出生，毕竟是件喜事，老奶奶和奶奶感到有了奔头。

听奶奶讲，父亲自幼聪慧，喜欢听故事。到了晚上，奶奶常常一边纺线，一边给他讲故事。父亲最爱听的是义和团杀洋鬼子的故事。父亲出生的前一年，德国武装侵占了我国胶州湾。随后，又强修胶济路，驱赶居民，建立教堂，疯狂地掠夺我矿产财富，弄得民不聊生。义和团高举义旗，揭竿而起。一八九九年，我们家乡一带的义和团两万多人，一举捣毁教堂，驱逐传教士，斗得县官狼狈不堪。父亲听这样的故事，如身临其境，百听不厌，天长日久，潜



移默化，铲除不平的思想，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地扎下了根。

由于爷爷早逝，生活难熬，父亲从小就搂草拾柴火，参加劳动。一家人，起五更睡半夜，拼命地干，到秋后，一袋袋粮食送进地主的家院，自己家里所剩无几。到寒冬腊月，奶奶还要到地主家去帮工。这些不公的现实常常使父亲愤愤不平：人都有两只手，为啥地主啥也不干，尽吃好的？穷人累断筋骨，还填不饱肚子？都说这是命里注定的，果真有命吗？父亲对啥都想问个为什么，但总是得不到满意的回答。

奶奶经常给我们讲父亲求学读书的伤心往事：那时有钱人家，读书要设家塾，自己请塾师。我们家里赤贫如洗，糊口已属不易，哪里有钱请先生教书呢？为了找机会读书，父亲七八岁的时候，忍屈受辱，先后到本村地主“见山堂”和“谋耕堂”设的家塾去为其小少爷陪读。事也凑巧，一年多两个小少爷相继患病夭折，地主诬蔑父亲是“穷命”，“妨”死了他们的孩子。父亲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发誓再也不为地主孩子陪读了。从此，他失学在家，帮奶奶干活。到后来村里办起了村塾，继而又成立了小学，这才重新得到学习机会。

革命老前辈们经常给我们讲到父亲外出求学和参加革命的情况。父亲在小学期间，受到进步教师和书刊的影响，接受了一些新思想，开始树立起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高小毕业劳动了两年后，他决定离开家乡到省府济南去寻找改变穷人命运的真理。

父亲怀着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于一九一八年夏，考入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到济南后视野开阔了，他从《新青年》杂志上，看到李大钊同志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重要文章，听到李大钊同志“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呼声，发生了强烈的共鸣。从此，他找到了知音，找到了良师。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父亲以战斗的姿态投入了革命的洪流。同学们推选他为代表，联络济南其他学校的学生，建立反日爱国组织，开展街头宣传活动。他和其他学生及革命群众一起去砸亲日的《昌言报》馆，惩罚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汉奸文人。这年夏天，学校放假，父亲回到家乡，先到诸城城里学校串联同学，又到枳沟镇母校进行宣传组织工作。他发动学生张贴标语，进行街头宣传，反对卖国条约。在他的影响下，有的同学咬破手指，用鲜血在白布条上写下了“宁死不当亡国奴”七个大字，并上街游行。父亲还组织枳沟镇一带学生成立“十人团”，组织反日

会，在通往青岛的公路上，盘查日货，阻止商人向青岛贩运农产品。这期间，他用《长江歌》的曲调填写的爱国新词，在诸城一带广为流传。

五四运动后，父亲为了巩固和发展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发起组织了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举行首次会议时，有邓恩铭、于其惠、陈汝美等十四人参加，由父亲起草会章。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在公园大厅举行了正式成立大会，决定出版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励新》半月刊，父亲任编辑主任。

在“励新学会”期间，父亲就经常来往于济南、北京之间，结识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同志。一九二〇年三月，李大钊同志团结了一批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就发展了我们的父亲王尽美入会。一九二〇年下半年，父亲与一些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比较坚定的青年，在济南成立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同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常接触，交流情况。他们经常阅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介绍苏联情况的书刊，并定期集会讨论。在李大钊同志派来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为人同志的帮助下，一九二〇年底或一九二一年初，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秘密诞生了，父亲领导小组的工作，小组的第一批成员还有邓恩铭、王翔千等人。一九二一年七月，父亲和邓恩铭两人代表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到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李达、李汉俊等代表和父亲一起，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选举了中央领导机关，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父亲和毛泽东、董必武等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党的“一大”以后，父亲回到山东，在党中央代表的指导下，成立了中共山东区支部，他被选为书记。不久，在山东区支部领导下，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父亲任主任。有了党的领导，山东的革命工作迅速地开展了起来，革命的火焰由知识界发展到工农劳动界，由济南扩大到淄博、张店、潍县、青岛等地。

后来有一段时间，父亲的音信断绝了，奶奶和母亲非常着急，四处打听，杳无消息。大约半年之后，突然接到了父亲的家信，全家高兴极了。后来才知道一九二二年一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父亲和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起，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是为了保密，才和家里断绝联系的。父亲在苏联期间，



深入考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回国后，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归国代表们传达了远东会议精神和列宁同志对中国革命所作的重要指示，大会据此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父亲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党的“二大”闭幕后，他被中央分配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处的领导工作。当时劳动组合书记部已迁往北京，父亲经常和党的北方负责人李大钊等同志联系工作，参与起草《劳动法大纲》。他曾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到山海关领导工人大罢工，还是开滦五矿总同盟大罢工的领导成员。他领导建立了山海关秦皇岛地区第一个党的秘密小组。

许多革命老人，知道父亲的，都说他很有宣传和组织能力。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和王翔千等先后主编过《励新》《山东劳动周刊》《现代青年》《晨钟报》《十日》等报刊。父亲知识丰富，分析问题条理细密，写的文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劳动大众的欢迎。

常听黄秀珍老大姐说，父亲讲起话来非常幽默生动，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一九二五年春节，他在济南趵突泉外遇到了几个宣传基督教的男女，便立即召集中共山东省地疗执行委员会机关的同志和一部分青年团员，另立讲台，面对面地开展大规模的反基督教宣传。他雄辩的口才，富有哲理的阐述，把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罪行揭露得体无完肤。他的宣传鼓动吸引了广大群众，孤立了反动基督教徒。

父亲能写善画，精于丝竹管弦。在莫斯科公园里，他曾以悠扬的笛声，博得了国际友人的赞扬；在津浦路列车上，他拉着胡琴，向旅客宣传国共两党筹备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在济南一次纪念马克思诞辰的会场上，挂起了他画的马克思像，给人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

原华东局副秘书长李宇超同志是父亲的老战友，他很称赞父亲在大革命以前对推动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对我党的统战工作所作的贡献。党的“三大”以后，父亲根据党的要求，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他作为国民党山东组织的代表，和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等共产党人一起，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大会后他回到山东，在济南大明湖的历下亭曾经召集过国共两党党员会议，宣传贯彻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并以国共两党的名义散发传单。父亲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工农群众革命运动。这时济南的津浦大

厂、鲁丰纱厂、齐鲁大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青岛的四方机车厂、青岛纱厂，淄博煤矿，潍县、益都、胶东、鲁北农村以及设在益都的省立四师、省立十中等，都陆续建立了党的组织。

一九二四年冬，李大钊同志在北京领导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孙中山北上，先到天津，准备到北京主持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父亲在北京听取李大钊同志报告后，回济途中经过天津，受到孙中山先生的接见。孙中山先生委派他为国民会议宣传员特派员，负责在山东宣传和筹备召开国民会议的工作。一九二五年一月，父亲去青岛领导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同时，和邓恩铭同志一起，领导了青岛铁路工人大罢工。这年三月，父亲曾从青岛到北京出席国共两党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孙中山先生逝世，父亲在北京参加了追悼和安葬孙中山先生的活动。不久，父亲又回到了青岛，和邓恩铭同志一起，领导了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五月份，父亲病倒在床，他曾回北杏老家休养了一个阶段，以后又回到青岛，住进青岛医院。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我们敬爱的父亲与世长辞了，年仅二十七岁。组织上为他举行了沉痛的追悼，并派人把他的灵柩送回家乡。

父亲去世时，我们还是小孩子，对父亲的事知道得很少。他为革命东奔西走，忙无暇时，也很少回家。即便有时回家，也只是在家短暂一停，接着又匆匆外出。记得父亲回家时，常常和积沟镇高小的王新甫老师在一起谈话。王老师是济南法政学堂的毕业生，思想进步，同情革命。父亲幼年跟他上学时，他常常在课堂上发表一些赞助革新和革命的演说，还启发学生阅读当时的进步书刊。父亲在读书时受他影响很大，所以，父亲对他很敬重，每次回家总要去拜访他，同他交谈一些革命的思想。

父亲对我俩的成长十分关心，要求很严。记得有一次他检查乃征的毛笔字，见字写得歪歪扭扭，他很不高兴，叫乃征把过去写的字都拿出来看，并语重心长地说：“要经常将写的字和过去写的比较比较，这样才能看得出来是上进了还是退步了啊！”父亲这些教导，使我们至今难忘。

父亲最后一次回家是在一九二五年六月，那是他在青岛病重回家来休养的。当时我们全家虽为他能回家长住，同家人团聚而高兴，但看到他病得面黄肌瘦时又十分难过。父亲的病情很重，而且那时已进入炎热的夏天，为了给父亲安置一个清静凉爽的住处，我家又借了邻人家的两间南屋，把父亲的病床抬在里边。为了给父亲增加点营养，我们家竭尽全力，经常给父亲做些可口的汤



饭。同时，党组织也热忱地关怀着我们的父亲，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还寄些钱来，作为父亲生活和医疗的费用。此外奶奶和母亲四处奔跑，请求良医，希望能把父亲的病治好。但是，父亲患的是肺结核病，当时的医疗条件，对这种疾病毫无办法。所以，回家后，父亲的病情一天天严重起来。

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全家人难过极了。记得在父亲昏迷的时候，母亲常常拉着我俩坐在父亲的病床边垂泪。有时父亲也被亲人们的抽泣声惊醒。这时，他就振作精神，对亲人们安慰一番，说道：不要难过，即便是死，也不怕，唯独是咱穷苦人还在受苦受难，党交给我的革命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父亲这种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的崇高精神，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父亲在病中，丝毫也没有忘记对我们的教育。他经常把我俩叫到他的床前，给我们讲道理，再三叮嘱我们长大了要为穷人们办事，要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那时乃征已经开始读书，也已经懂事了。父亲这些深刻的教诲，我们记忆犹新。父亲同时还嘱咐奶奶和母亲，要她们好好抚养我们，并且还把我们嘱托给他的战友，对我们多加关照。他不仅是我们的慈父，也是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个启蒙者。

父亲在家休养了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后来，他的病情就十分严重了。父亲是个坚强的革命战士，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到的是死也不能离开自己的战友、死也不能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青岛是他病前、病中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他执意要回青岛去。当时，我们全家人认为，青岛的医疗条件也许更好些，也就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奶奶陪同他一块去了青岛。我们清楚地记得，父亲临走时紧紧捏着我们俩的手摇了又摇，在亲人们的哽咽声中离开了家……这是人间最难忍受的生离死别啊！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二五年古历七月初那阴沉而闷热的一天，父亲在青岛病故的噩耗传到了家乡。母亲拉着我们兄弟俩的手，伏跪在村头迎接奶奶陪送来的父亲的灵柩，全家悲痛欲绝，失声恸哭。党组织派来两位护送的同志，也都伤心落泪。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父亲像一支燃烧的蜡烛，耗尽了自己身上的血和肉，在给别人以光明之后悄然熄灭了！

父亲虽然去世了，但是，党组织和山东的人民并没有忘记父亲和我们全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党还尽力给我们以关怀和帮助。父亲的老战友王翔千曾经资助我们读书，并经常讲述父亲的革命经历，启发教育我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经过无数革命先辈和劳动人民的浴血奋战，一个崭新的中国终于屹立在世界东方了！最使我们感动的是，建国前夕，毛主席对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山东代表马保三同志无限深情地说：革命胜利了，不能忘记老同志，你们山东要把王尽美烈士的历史搞好。毛主席还介绍说：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挑，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伙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要收集他的遗物。后来，听李宇超同志（当时的山东省副省长）说，毛主席有一次在视察青岛时，对山东省委负责同志们讲过：你们山东有个王尽美，是党的“一大”代表之一，是个好同志，听说他母亲现在还活着，要好好养起来。以后，奶奶由省委接到了济南，度过了幸福的晚年。关于父亲的遗物，过去我们知道有一些，特别是书籍和信件。记得他写的毛笔字很好，我们常把他写过的当作字帖仿写。但由于常年兵荒马乱，我们家几遭日本侵略军、汉奸和国民党土匪抢劫，父亲的遗物都丢失了。后来，奶奶想起有一张父亲的照片，怕丢失了，就把它泥到屋内的墙里珍藏着。根据奶奶提供的情况，山东省委派人仔细地查找了我们老家的土房，终于找到了那张珍藏了二十多年的照片。当照片送到北京时，毛主席和董老认定，这就是山东的王尽美同志。这张照片已作为珍贵历史资料保存起来，现在全国各地展出的父亲的遗像，就是这张照片翻照的。

一九五九年，中共山东省委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将父亲的坟墓从北杏村迁移到济南四里山（现改为英雄山）烈士陵园。毛主席手书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矗立山巅。

一九六一年，董必武同志在去武汉途中的列车上，深情地怀念起他的战友王尽美，挥笔写下了题为《忆王尽美同志》的诗句：“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家乡的党组织为了纪念我们的父亲王尽美同志，于一九七一年在北杏村前的乔有山上，修建了“王尽美烈士纪念馆”。一九七八年夏天，我们兄弟俩回到了家乡，拜访了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瞻仰了家乡人民历尽艰险保护下来的“王尽美烈士故居”和新修建的“王尽美烈士纪念馆”。我们抱着怀念和敬仰的心情走进纪念馆，静静地肃立在父亲的遗像前宣誓：我们和子孙后代一定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在新的伟大的长征中，把我们的全部力量献给党和人民，为实现和保卫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



庄龙甲和党在潍县的早期活动

庄克仁 庄立安

庄龙甲同志，是山东省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省委委员，党在潍县早期活动的组织领导者。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二日（农历八月二十九日），龙甲英勇就义。时至今天，五十多年过去了，回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我们的心情总是难以平静。

家世和童年

龙甲同志，字鳞森，一九〇三年出生于山东潍县庄家村（现属潍坊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其祖父庄宗海是一个穷教书先生。他秉性耿直，不畏权势，常赋诗作词讽刺当地的土豪劣绅，并以“人穷志不短”的美德教育家里人。龙甲的父亲庄鹏云，是个勤劳俭朴、忠厚诚实的农民。他识字不多，但精通珠算，每逢村里丈量土地，都请他参加，只要有他在，一旦发现地富想趁量地之际侵占贫苦农民的土地，他就出头打抱不平，不使贫苦农民吃亏，因而深为贫苦弟兄们所拥戴。龙甲的祖母、母亲和大妈，都是勤劳善良的劳动妇女，处事公道，肯热心出面为邻舍受封建礼教压迫的妇女鸣不平。因此，龙甲家里一向是受压迫妇女凑堆儿发议论的场所。龙甲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从小就在幼小的心灵里打上了憎恶地主豪绅封建势力的思想烙印，继承了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并陶冶了正直、磊落、见义勇为的性格。

龙甲从七岁起，跟随在外村教书的祖父读私塾，十岁入本村初级小学，十五岁考入刚建立的二十里堡毓华高等小学。在这期间，天资聪颖的龙甲勤奋好学，成绩在同学们中间一直名列前茅。读初小时，同学们称誉他为“神算庄龙

甲”；读高小时，老师评价他的作文“不是一般的第一”。然而，少年时期的龙甲，远不止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更是一个不受旧礼教束缚，敢于跟旧势力抗争的小勇士。他初小毕业那年，曾因组织同学们起来反对私塾先生体罚学生，而被有的人指为“是一个思想异端的学生”。他上高小时，酷爱读史书，善于动脑筋比古喻今，对事物从不因循守旧，往往有他独特的见解。那时他祖父在住宅以东，大湾南岸，盖有三间东屋，作为教书屋子，自称“东园书舍”（即现在的龙甲烈士馆），是龙甲博览史书，和庄禄海、庄鹤云（立安）等要好的同学讲古论今的地方。他常常对历史书上的一些内容提出异议，向同学们抒发他的见解。他曾说：“汉朝的赤眉、绿林，书上称之为‘贼’。不对！他们能把王莽的反动官兵打垮，是革命军。”“陈胜、吴广能把横征暴敛压迫人民的秦二世推翻，是好样的。”“张角被叫作‘黄巾贼’，不合适。黄巾军喊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是一支反对汉末统治者残酷压迫农民的义军。”对当时黑暗社会中弱肉强食、贫富不均的现象，龙甲更是愤愤不平。他常因家境贫寒不能住校，而提出深刻的社会问题，说：“为什么富人家的孩子可以住校，我们就得走读？”“为什么他们吃白面馍馍，我们却得吃高粱饼子？”……这样的“为什么”，经常在他跟同学们的言谈中听到，经常使他锁眉深思。而这，正是他后来易于接受革命道理的思想基础。

寻求真理，踏上革命征途

龙甲在小学读书期间，正是帝国主义入侵、军阀混战时期。由于中国反动政府屈辱卖国，与帝国主义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使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了种种特权。龙甲耳闻目睹英、美帝国主义在二十里堡开办烟草公司，大量掠夺中国财富；日本帝国主义在坊子设立“民政署”，侵犯中国主权等种种罪行。同时，也目睹封建军阀互相混战，使广大劳动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重重压迫剥削，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情景，并亲身经受过躲避兵患的苦难。这一切，使龙甲日益加深了对旧中国黑暗势力的憎恶，激发起他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愿望。

一九一九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正在高小读书的龙甲，跟同学们一起积极参加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示威，参加了“抵制日货”的活动。波澜壮阔的爱国热潮，使他看到了人民大众的力量，看到了中国的光



明，开始接受民主主义革命思想。

当时，济南一师（即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是全省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心，《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青年中广泛传阅，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李大钊同志也派人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龙甲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廿六日高小毕业后，在王家坟庄只当了不到半年的初小教员，就辞职赴济，于一九二一年秋季考入了济南一师。

龙甲到一师后，由于志同道合，很快结识了山东最早的共产党人王尽美、邓恩铭等同志，在他们的启导下，接受了马列主义，懂得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不久，即由王尽美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龙甲是济南一师十七班的学生。入党后，他一面学习，一面在学生中积极开展党的工作，是党在一师革命活动中比较活跃的一个。有人称他是“王尽美同志的左右手”。他个头不高，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生活艰苦朴素，对人和蔼可亲。平日，他寡言少语，但向同学们宣传起反帝反封建的道理来，却雄辩滔滔，义正词严，有些教员都驳不过他。由于他忠厚朴实，善于联系群众，热衷宣传革命道理，因此同学们都很信任他，敬佩他，愿意跟他接近。他在同学中一直享有很高的威望。

一九二三年五月，王尽美同志在济南组织了一次大型的马克思诞辰纪念会，龙甲积极参加了这次纪念会的组织活动。从那时起，他除了口头宣传革命道理，还不断向进步同学秘密赠阅马列主义小册子。星期六晚饭后，龙甲常常乘同学们出去散步的机会，秘密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放在同学们的枕头底下，以此帮助同学们觉醒。当时，许多同学经常收到这样的小册子，从中接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但并不知道是谁送来的。一个星期六的傍晚，跟龙甲同级同学刘韶九，为了揭开这个谜，跟别的同学在校园散步时，借故突然返回宿舍，发现给他送书的人原来是龙甲同学。他跑上前握着龙甲的手说：“我估摸就是你送的！以后一定要按期给我送啊！”龙甲见秘密已被揭开，便笑着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嘱咐他务必保密。就这样，刘韶九在龙甲指导下，很快接受了马列主义，参加了革命活动。还有许多同学，也是这样在龙甲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龙甲在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的活动中，增长了才干，显示了他的组织和宣传能力，很快成为山东党组织的活动骨干，继而担任了党在一师的支部书记。一九二四年五月，在济南各界纪念“五四”运动五周年的活动时，他被选为济南